

第五才子書
水滸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二

(明)施耐庵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六

聖歎外書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吾觀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訣。固然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則豈惟不避而已。又必於本不相犯之處。

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訣○非以教人避也○正以
教人犯也○犯之而後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
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則避何所避乎哉
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難實能犯之○難也○譬諸
奕棋者○非救劫之難○實留劫之難也○將欲避
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後
天下之讀吾文者○於是乎而觀吾之才之筆

矣○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筆○爲○
之○躊○躇○爲○之○四○顧○春○然○中○窺○如○土○委○地○則○雖○
號○於○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
也○彼○天○下○之○人○亦○誰○復○敢○爭○之○乎○哉○故○此○書○
於林冲買刀後緊接楊志賣刀是正所謂才
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於是始樂得而徐
觀其避也

又曰我讀水滸至此不禁浩然而歎也曰嗟

乎○作○水○滸○者○雖○欲○不○謂○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眉○中○有○非○嘗○之○才○者○必○有○非○嘗○之○筆○有○非○嘗○之○筆○者○必○有○非○嘗○之○力○夫○非○非○嘗○之○才○無○以○構○其○思○也○非○非○嘗○之○筆○無○以○擄○其○才○也○又○非○非○嘗○之○力○亦○無○以○副○其○筆○也○今○觀○水○滸○之○寫○林○武○師○也○忽○以○寶○刀○結○成○奇○彩○及○寫○楊○制○使○也○又○復○以○寶○刀○結○成○奇○彩○夫○寫○豪○傑○不○可○盡○而○忽○然○置○豪○傑○而○寫○寶○刀○此○借○非○非○嘗○之○

才其亦安知寶刀爲卽豪傑之替身但寫得
寶刀盡致盡興卽已令豪傑盡致盡興者耶
且以寶刀寫出豪傑固已然以寶刀寫武師
者不必其又以寶刀寫制使也今前回初以
一口寶刀炤耀武師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寶
刀炤耀制使兩位豪傑兩口寶刀接連而來
對插而起用筆至此奇險極矣卽欲不謂之
非嘗而英英之色千人萬人莫不共見其又

疇得而不謂之非嘗乎又一箇買刀一箇賣
刀分鑣各騁互不相犯固也然使於讚歎處
痛悼處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
然相同卽亦豈見作者之手汰乎今兩刀接
連一字不犯乃至譬如東泰西華各自爭奇
嗚呼特特挺而委險以自表其六轡如組兩
驂如舞之能才子之稱豈虛譽哉

天漢橋下寫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緊接

趨走有龍虎之狀處

話說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
氈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段子征衫繫一
條縱線絛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
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
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

鬚把籠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抓角兒。

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

李財帛那里去了。

不說林冲喝那漢偏說那漢喝一聲顯得是箇勍敵

林冲

正沒好氣，那里答應。

八字寫第三聰圓怪眼倒豎日林冲如見

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鬪那箇大漢。此時淺雪初

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水岸畔湧兩條殺氣。

一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

寫得晶瑩射人

兩箇

又鬪了十數合，正鬪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

獨寫林冲跳出，見其志不在鬪。若楊志既失車仗，則自不應先住也。用筆精細如此。

兩箇收

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
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白衣秀士王倫。
和杜遷、宋萬，并許多小喽羅走下山來。
何也？將船渡過了河。
細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箇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
奇稱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
定有寶刀。五侯楊令公之孫。
定應爭氣姓楊，名志，流落在此。

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箇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酒家時乖運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未失生辰綱、先失花石綱、有意無意、間中一襯、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文臣陞遷要錢使、猶可也。至於武臣出身、亦要錢使。古今一歎、豈止爲楊志痛哉。打從

楊志又有

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

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盃水酒又何納還行也

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酒家便還了俺行

李更強似請喫酒 楊志又有口

楊志又有

年前到東京應舉時，好貨。虧他說。便聞制使大名今日

好貨鬪
他說

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叙片時。

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

須知此番過河中間特特爲着一人渡來渡去者得意也。然却故意獨藏過使人自

看上山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

中聚義廳上左邊一帶四把交椅都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帶兩把交椅上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楊

志與林沖計飯句掩映不在話下。話休絮煩，酒至數盃。王倫

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

做箇人情并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寫秀才經濟可笑。因指

着林冲對楊志道：這箇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

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廝安不

得好人。

口頭語。豈真謂林武師哉。

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里又

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里，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勾

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好貨。

虧他

說秀才自大語。每每有之。來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雖

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廝見掌軍權，他如

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携，只是酒家有箇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寫楊志又另是進，不是魯達，不是林沖細細認之。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

志大喜

此却與前二人同。林冲則不爾。細細認之。

當日飲酒到二更方

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

行

與林沖討飯句掩映。

哭了早飯衆頭領叫一箇小嘍囉把

昨夜擔兒挑了

細

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

志作別教小嘍囉渡河

細

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

自回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

自此

方纔肯教六字皆難之辭也。

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箇好漢在

梁山泊打家劫舍

此四字所謂昔之梁山泊也。若後之梁山泊亦有四字所謂替